

首次俄文全译珍藏本

陈殿兴 于 韦 译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第 27 卷

海天出版社

1512.44
221
:27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第二十七卷

作者 【俄】 契诃夫
编译 陈殿兴 于 韦

海 天 出 版 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27卷/(俄)契诃夫著;陈殿兴,于韦译;
王守仁,郭鐸权主编.-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10
ISBN 7-80615-953-3

I. 契… II. ①契… ②陈、于… ③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9975 号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根据前苏联科学院“科学”出版社 70 年代
出版的 30 卷本《契诃夫全集》前 10 卷俄文版译出

А·П·ЧЕ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Я
В 30 ТО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 htph. com](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张幼农
旷 昕	责任技编	卢志贵
刘 东 力	特约技编	匡太平
宋 城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8
ISBN: 7-80615-953-3

定价: 998.00 元 (全 32 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图书馆配专供)

看 剧 归 来

娜佳跟妈妈看完《叶甫盖尼·奥涅金》^①从剧院回来，进了自己的房间，甩掉连衣裙，解开辫子，只穿着衬裙和白紧身胸衣，匆匆忙忙地坐到桌子旁边，要像塔季扬娜那样写一封信。她写道：

“我爱您，可是您不爱我，不爱我！”

写完，笑了。

她才十六岁，还没有爱过谁。她知道军官戈尔内和大学生格鲁兹杰夫都爱她，可是现在看完歌剧以后，她想怀疑他们是否爱她，做一个不被人爱的不幸女人多有意思啊！一个人苦苦地爱着，另一个人却冷漠无情，这里面有一种美丽、动人、诗意的情调。奥涅金有意思，就是因为他根本不爱塔季扬娜；塔季扬娜迷人，正是因为她火热地爱着奥涅金。要是他俩同等程度地互相爱着，而且幸福，那大概会显得枯燥吧。

“别再唠唠不休地劝我相信您爱我啦。”娜佳继续写道，

^① 柴可夫斯基根据普希金同名诗体小说改编的歌剧。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心里想的是军官戈尔内。“我不能相信您的话。您很聪明，有教养，举止庄重，才华横溢，也许一个灿烂光辉的未来在等着您；而我则不过是一个没有意思、不起眼的小姑娘，您自己清楚地知道，我在您的生活里将不过是个累赘，固然，您迷恋着我，以为我是您的理想化身，可这是个错误，现在您已经在绝望地问自己；我为什么遇见了这个姑娘？只是您的善良妨碍您承认这一点罢了。”

娜佳可怜起自己来，她哭了，继续写道：

“我不忍心撇下妈妈和弟弟，否则我就披上修女的袈裟离家出走了。那您就自由啦，可以去爱另一个姑娘。啊，我死了多好！”

泪眼模糊，看不清写的东西了。桌子、地板和天花板上跳动着一些短短的彩虹，娜佳好像是在透过棱镜看东西似的。写不下去了，她就仰到椅背上，开始回想戈尔内。

天哪，男人多有意思，多迷人哪！娜佳想起人们同戈尔内争论音乐问题时戈尔内满脸讨好、愧疚、温和的优美神情。他努力控制自己，不使自己的声音热烈。在一个认为冰冷的高傲和冷静是良好教养与高尚情操标志的社会里，必须把心中的热情掩藏起来。因此他努力掩藏，但掩藏不住，大家都知道他热爱音乐。关于音乐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外行的大胆论断，使他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他吃惊，胆怯，沉默着。他钢琴弹得极好，像个真正的钢琴家，他要是不当军官

的话，一定会成为一个著名的音乐家。

她眼里的泪干了。娜佳想起来，戈尔内是在交响乐音乐会上以及后来在楼下从四面八方刮着穿堂风的存衣处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情的。

“我很高兴您终于认识大学生格鲁兹杰夫。”她继续写道，“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您大概会喜欢他。昨晚他到我家来，坐到半夜两点。我们都欣喜若狂，我感到遗憾，您没有来。他讲了许多出色的东西。”

娜佳两手放到桌子上，把头枕到上面，头发遮住了信。她想起来，大学生格鲁兹杰夫也爱她；他像戈尔内一样，也有权得到她的信。真的，给格鲁兹杰夫写信是否更好些？她的胸中毫无缘由地萌动了一种喜悦的情感：起初这种情感是微小的，像个皮球在胸中悠荡着，后来越来越宽、越来越大，像巨浪涌上心头，她已把戈尔内和格鲁兹杰夫忘了，她的思绪已乱。喜悦的情感在不断增长，从胸中传到手上，腿上，像一阵凉爽的微风吹到她的头上，拂弄着她的头发。由于轻声地笑，她的肩膀抖动起来，桌子、油灯的玻璃灯罩也抖动起来，她眼里的泪水溅湿了信纸。她已无力止住这种笑；为了向自己表明笑的不是没有原因，她急忙回忆可笑的事情。

“多可笑的卷毛狗！”她念叨着，觉得自己笑得要喘不上气来了，“多可笑的卷毛狗！”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她想起来，昨天喝完茶，格鲁兹杰夫逗卷毛狗马克西姆玩，然后讲一条很聪明的卷毛狗在院里追一只乌鸦，乌鸦回头看了看，说：

“哎呀，你这个骗子！”

卷毛狗不知道它是在跟一只只有学问的乌鸦打交道，非常尴尬，疑惑地退走，然后叫起来。

“不，爱格鲁兹杰夫更好些。”娜佳决定以后就把信撕了。

她开始想大学生，想他的爱，想自己的爱，可是结果她的思路涣散，她开始什么都想起来：想妈妈，想大街，想铅笔，想钢琴……她高兴地想着，认为什么都好，而喜悦的情感则告诉她这还不是全部，稍等一下，还有更好的。不久就是春天、夏天，要跟妈妈到戈尔比基去。戈尔内会来休假，跟她在花园散步，追求她。格鲁兹杰夫也会来，将跟她玩槌球和九柱戏，给她讲些可笑或出奇的事情，她渴望着花园、夜幕、晴空、繁星。她的两肩又笑得抖动起来，她觉得屋里有艾蒿味儿，好像树枝在敲打着窗户。

她上了床，坐在那里不知如何处置使她陶醉的巨大喜悦，看着挂在床头的圣像，念叨着：

“主啊！主啊！主啊！”

某人经商的故事

安德烈从妈妈那里继承了四千卢布，决定用这笔钱开个书店。书店是极端需要的。全市都在愚昧无知和偏见中固步自封，老人只知道去澡堂洗澡，官吏们只知道打牌酗酒，女士们只知道嚼舌头，青年男子没有理想，年轻姑娘天天想嫁人，吃荞麦米，丈夫打妻子，猪在大街上乱窜。安德烈认为：“需要思想，多一些思想，思想！”

租好铺面房以后，他就上莫斯科去办货，买回老作者和新作者的许多著作以及大量课本摆到货架上，最初三周干脆没有顾客上门。安德烈坐在柜台后面读米海洛夫斯基^①，努力用高尚的思想要求自己，比方说，他头脑中偶尔闪出一个念头：现在吃条欧鳊鱼不错；他马上抓住自己的这个念头，说：“哎呀，多庸俗！”每天早晨都有个小姑娘系着头巾，赤脚穿着皮套鞋，冻得哆里哆嗦地闯进来说：

“给两戈比酷！”

^①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代表。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安德烈蔑视地答道：

“走错门啦，小姐！”

当有朋友进来的时候，他就做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神秘表情，从最远的货架上拿下一本《皮萨列夫^①文集》第三卷来，吹掉上面的灰尘，那神情好像他店里还有别的什么书，但他怕拿出来，说：

“是的，老兄……这个东西呀，我跟您说，可不……是的，老兄，一句话，我必须指出，里面，您懂吗，您读完了，一定会惊讶……是的。”

“留神哟，老弟，可别捅漏子！”

三周以后，来了第一个顾客，他是一位胖先生，花白头发，络属胡子，大檐帽上镶着红帽箍，看样子是个地主。他买了本《语文》第二册。

“没有石笔吗？”

“没有。”

“不该……遗憾，不想为了一点小事就上市场……”

顾客走后，安德烈想：“真的，不该不卖石笔，在这个偏僻的小地方不能过分专业化；凡跟教育有关、能以某种方式促进教育发展的东西都应该卖。”

^① 皮萨列夫·德米特里·伊万维奇（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政治家，文艺评论家。

某人经商的故事

他往莫斯科写信订货；没过一个月，书店橱窗里已摆出了钢笔尖、铅笔、钢笔、笔记本、石板以及其他学童用品。男孩和女孩们开始偶尔到他这里来了。有一天甚至挣了四十多卢布。有一次，穿皮套鞋的那个小姑娘又闯进来，他刚要张嘴轻蔑地告诉她走错了门，她喊道：

“给一戈比的信纸和一张七戈比的邮票！”

此后，安德烈就准备了邮票、印花，顺便也准备了票据用纸。八个月后（从开业算起），来了一位太太买钢笔尖，顺便问道：

“你们没有书包吗？”

“咳，太太，没有！”

“太遗憾啦！那么，把洋娃娃拿来看看，要贱一些的。”

“太太，洋娃娃也没有。”安德烈沮丧地说。

他没有考虑多久，就给莫斯科写了信；他的店里不久就出现了书包、洋娃娃、小鼓、马刀、口琴、皮球以及其他各种玩具。

“这都是小事！”他对自己的朋友说，“等着瞧吧，我还要进教具和有教育意义的玩具呢！您懂吗，我的教育用品部将建立在所谓科学最精确的结论上，一句话……”

他订来了哑铃、槌球、跳棋、儿童台球、儿童园艺工具以及二十来种很精巧的有教育意义的玩具。后来，居民路过他的书店时极其满意地看到了两辆自行车：一辆大的，另一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辆小一些的。生意兴隆起来了。圣诞节前，生意特别好——安德烈在窗上挂出了广告，说他卖圣诞枞树装饰品。

“我还要把卫生用品引进来，懂吗？”他踌躇满志地对自己的朋友说，“我只要上莫斯科去一趟就能办到。我的店里将要出现那么好的过滤器和各种最新科技产品，准叫您目瞪口呆，一句话。老兄，科学是忽视不得的，忽视不得！”

卖出了许多钱之后，他就到莫斯科去用现金和赊账买了五千来卢布的各种货。其中有过滤器，有台灯，有吉他，有儿童卫生裤，有奶嘴，有钱包，有成套的动物玩具。他顺便还买了五百卢布上等餐具，他买完很高兴，因为美的东西能发展人的高雅情趣，陶冶人的性情。从莫斯科回来，他就往货架和柜橱里摆新货。有一次他清理最上层的货架时，不知怎么震动了一下，十卷《米海洛夫斯基文集》接二连三地全从架子上跌落下来，有一卷打在他的头上，其余几卷落到台灯上，打坏了两个灯泡。

“人们多能写啊！”安德烈挠着脑袋说。

他把书全收起来，用绳牢牢捆住，塞到柜台下面。过了两天，有人告诉他，隔壁食品杂货店老板因虐待侄子被送去当苦役，店铺要出让。安德烈很高兴，立即吩咐把店铺留给他，不久在墙上就开了个门，两家店铺连成一家，摆满了货物。因为那边的顾客常常打听茶叶、砂糖和煤油，所以安德烈没有考虑多久，就决定进食品杂货了。

某人经商的故事

现在他的店是我市最著名的商店之一，卖餐具、香烟、焦油、肥皂、面包圈儿、布匹、日用小百货、化学品杂货、枪支、皮革和火腿。他在市场上盘了一家葡萄酒店，据说准备改造成单间家庭浴室。曾经在货架上摆过的那些书，其中包括《皮萨列夫文集》第三卷，早就一普特^①—卢布五戈比当废纸卖了。

在命名日和婚礼上，从前的朋友们——如今安德烈戏称他们为“美国人”——有时跟他谈起进步、文学以及其他高级话题时，问他：

“你读过最后一期《欧洲通报》^②吗？”

“没有，没读过……”他眯缝着眼睛，玩弄着胸前的粗表链，说：“这跟我们不相干。我们在忙更有益的事呢。”

① 俄重量单位，约合 16.38 公斤。

② 自由资产阶级月刊，1866 年起在彼得堡出版。

匿名者的故事

1

由于一些目前不便详谈的原因，我必须到彼得堡一个姓奥尔洛夫的官吏家里去当仆人，这个奥尔洛夫三十五岁上下，名字叫乔治。

我到他家当仆人是为了刺探他父亲的情况，他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国家要人，我认为我的事业的重要敌人。我指望住在他儿子家里通过听到的谈话和在桌子上发现的文件信函详细研究他父亲的计划和意图。

通常上午十一点我住的仆人室的电铃就响起来，通知我老爷起来了。我拿着刷干净的衣服和皮靴进到卧室的时候，奥尔洛夫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眼睛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发愣——这不是因为没有睡够，而是因为睡得太多了。他丝毫没有表现出对睡醒的快感。我伺候他穿衣服，他勉勉强强服从着我的摆布，一声不吱，好像根本没有觉察到有我这个人似的。然后，他头发洗得湿乎乎的，身上散发着新洒的香水

匿名者的故事

味，到餐厅喝咖啡。他坐在餐桌旁边喝咖啡边翻看报纸，我和使女波利娅恭敬地站在靠门的地方看着他。两个成年人必须全神贯注地看着第三个成年人喝咖啡嚼面包干，这大概是可笑奇怪的，可是我并不认为站在这里对自己有什么屈辱，虽然我跟他一样也是个贵族，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我当时刚开始得上肺病，同时大概还有比肺病更厉害的什么病。不知道是受病的影响还是受世界观改变的影响（我的世界观那时已开始改变，但我没有察觉），我日甚一日地渴望过普通的常人生活。我希望安宁、健康、良好的空气，充足的饭食。我成了一个幻想家；作为幻想家，我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一会儿想到修道院去终日坐在窗前凝视树木和田野；一会儿想象自己买了五俄亩土地，过上了地主生活；一会儿立志去研究科学，一定要当一个外省大学的教授。我是个退役的海军大尉；我常梦见大海、分舰队和我曾经乘坐着环游全球的轻巡洋舰。我很想再体验一下漫步在热带森林里或眺望孟加拉湾日落时兴奋得心脏停止跳动而同时又思念祖国的那种无法形容的情感。我梦见高山、女人、音乐、我像孩子一样好奇地端详着人们的脸，听着他们的说话声。当站在靠门的地方看着奥尔洛夫喝咖啡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一个对世界上的一切甚至也对奥尔洛夫感兴趣的人。

奥尔洛夫的长相是彼得堡式的：狭窄的肩膀，细长的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腰，下陷的太阳穴，颜色模糊的眼睛，染得暗淡的稀疏的头发和胡须。他的脸保养得极好，然而萎靡不振，给人以不舒服的感觉。他沉思或睡着时，那张脸尤其令人看了不舒服。描写普通的长相未必有必要；何况彼得堡又不是西班牙：男人的长相即使在男女情爱问题上也没有多大意义；长相只有对撑场面的仆人和车夫才有用。我谈到奥尔洛夫的脸和头发，只是因为在他的长相上有些特点值得提一提，具体说来就是：奥尔洛夫不管是拿起什么书或报的时候，不管是会见什么人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会开始讥讽地微笑，他的整个脸上都会带上轻微的没有恶意的讥讽神色。在读什么或听什么之前，他总是把讥讽准备好，像野人准备盾牌似的。这是一种习惯性的由来已久的讥讽，近来这种讥讽已丝毫无须意志参加就会自动出现，大概是反射作用吧。不过这是后话，下文再谈。

十二点多，他面带讥讽的神色拿起装满文件的皮包去上班，他不在家吃午饭，晚八点以后回家。我点着书房里的灯，他坐到圈椅里，把脚搭在凳子上，就这么半坐半躺地开始看起书来。几乎每天不是他自己带些新书回来，就是商店给他寄一些新书来。我住的仆人室里墙旮旯儿和床下面也堆了许多读过扔掉的书，这些书不算俄语的，还有三种外语的。他阅读速度极快。俗话说：你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人。此话也许是对的，可是根据其读过的

匿名者的故事

书判断奥尔洛夫却是绝对不行的。他读的书是个大杂烩。里边既有哲学也有法国小说，既有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也有新诗集和“媒介”^①出版的书籍，这些书他都读得同样快，全都是带着讥讽的神色读的。

晚上十点过后，他仔细打扮好——常穿燕尾服，很少穿低级宫内侍从制服——离开家，天快亮时回来。

我跟他相处得宁静平和，没有发生过任何误会。通常他眼里并没有我，跟我说话时脸上没有讥讽的神色，显然他并不把我看做一个人。

我只有一次看到他生气。那是我到他家当仆人一星期以后，有一天晚上九点钟他在什么地方吃完饭回来，脸上的神情是任性的，疲惫的。我跟他后面到书房去点蜡，他对我说：

“我们房间里有一股什么臭味。”

“没有啊，空气是清新的。”我答道。

“我对你说：有臭味。”他恼怒地重复了一遍。

“我每天开小窗嘛。”

“不许狡辩，混蛋！”他喊了一声。

我生气了，要反驳；要不是波利娅干预，真不知道结果

① “媒介”是一家文教性质的出版社，1884年由切尔科夫在列夫·托尔斯泰参与下创办于莫斯科。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会怎样。波利娅对自己主人的了解比我强。她扬起眉毛说：

“真的，有一股臭味！这能是从哪儿来的呢？斯捷潘，把客厅的小窗打开，生着壁炉。”

她哎呀哎呀地喊着忙活起来，带着裙子的窸窣声和喷雾器的扑扑声在各个房间里走着。奥尔洛夫仍然心情不好；显然他在控制自己免得大声发火，他坐在桌子旁边在匆匆地写信。写好了几行，气呼呼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撕了又开始重写。

“妈的！”他嘟囔道，“都想让我有出奇的记性！”

信终于写好了，他从桌旁站起来对我说：

“你到旗帜广场去一趟，把这封信亲手交给季娜伊达·克拉斯诺夫斯基太太，先问问门房她丈夫也就是克拉斯诺夫斯基先生回来没有。要是他回来了，信就不要交，带回来。站住！要是她问我这里有客人没有，你就告诉她：从八点我这儿就坐着两位先生在写什么。”

我到了旗帜广场。门房告诉我：克拉斯诺夫斯基先生还没有回来。我上了三楼，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仆人，褐色头发，黑色连鬓胡子，用只有仆人对仆人才用的懒散、傲慢、粗鲁的语调问我干什么。还没有等我回答，就有一位穿黑连衣裙的夫人从大厅匆匆来到前厅。她眯缝起眼睛打量我。

“克拉斯诺夫斯基太太在家吗？”我问。